

崔述《讀風偶識》的側面 ——和戴君恩《讀風臆評》的關係——

村山吉廣*著 林慶彰**譯

一、前言

最初要提出的，《讀風臆評》是明戴君恩的著作。萬曆四十六年序刊本廣爲人所知，但並未見到。在本國的各種書目，並未見其書，是屬稀覯之物。清末的陳繼揆作《讀風臆補》，曾增補了該書。這書是光緒六年刊，但也很少見，是未見的書。但是所幸周作人的隨筆集《秉燭談》^①有一篇〈讀風臆補〉的文章，從《臆評》、《臆補》中引用十餘條，以及從周氏所加的介紹和批評。材料僅一部分，且根據轉引，是有缺陷的。通過這些，可以推知戴氏原著的大概情形。

我注意這書，是崔述的《讀風偶識》有提到。崔氏少年時期，首先被教以「味讀」《詩經》的讀本。

《臆評》在《詩經》的詩句（正文）加圈點、批點，且加上評語，從這點，《四庫提要》的作者，把這書說成「開竟陵之門」。不用說，竟陵派是指湖北省竟陵（現在的天門縣）出身，以鍾惺、譚元春爲代表的明末特異文學集團。讓他們大大有名的是《古詩歸》、《唐詩歸》的刊行，這些書的特色是在各篇作品施加圈點、批點，關於那些作品表現的妙和情趣的所在，用「評語」的形式，作文學的判斷。

*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，日本《詩經》學會會長，《詩經研究》主編。

** 本處研究員。

① 周作人《秉燭談》是他五十六歲時的書。收集一九四〇年的隨筆及書評三十篇。上海北新書局出版。

鍾惺不僅在古詩、唐詩，而且在經書的《詩經》用完全相同的方式，著《詩經鍾評》。這是在擁有悠久歷史的《詩經》解釋史上最先的嘗試。或許可以說是對禁忌的一種挑戰。鍾惺是把《詩經》的詩句，作為古詩、唐詩同性質的文學作品，而讓世人有較深刻的認識。

在《詩經》加圈點、批點（也略稱作圈批），在詩句加上評語的同時，和後世詩歌作品對比，可見到這種方式，是由清初的姚際恒繼承下來，^②又傳到清末的方玉潤。^③前者留有《詩經通論》，後者不用說有《詩經原始》。

崔述的《詩經》研究專著《讀風偶識》，和姚際恒的著作相異。不以注釋為主，而在論證上所謂獨自「徵實」的考證態度。他採取和鍾惺的《詩經》解釋，和姚際恒、方玉潤的《詩經》學，全然不同的脈絡。但是，在這裏，我要介紹的《讀風臆評》，是他最初接觸的《詩經》學書，^④把這個作為接觸點，從鍾惺到方玉潤的《詩經》解釋流程，和崔述之間，暗示了強烈相通的《詩經》觀的存在。

二、《讀風臆補》和《讀風臆評》

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·經部》收錄《讀風臆補》，首先有如下的記載：

《讀風臆補》光緒庚辰刊本

清陳繼揆撰。繼揆字舜百，浙江鎮海人。是書前有姚燮、徐發仁二序，後有陳繼聰跋。又前有繼揆撰例言，後有總評。蓋補戴君恩《讀風臆評》而作。評語低戴氏原評一格，原評於《國風》尚缺六十六篇，此盡補之。

- ② 關於姚際恒和圈評的關係，可參看拙稿〈姚際恒的學問（下）——《詩經通論》について〉，《漢文學研究》第九號（昭和三十六年九月）；〈姚際恒論〉，收入《目加田誠博士古稀記念論集》（昭和四十九年十月）。
- ③ 關於方玉潤，拙稿有〈方玉潤の生涯と著述〉，《中國古典研究》第三一號（昭和六十一年十二月）；〈方玉の詩經學〉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四一集（平成元年十月）。
- ④ 關於崔述和《讀風臆評》的關係，拙稿〈崔述の詩經學——《讀風偶識》の立場〉（《詩經研究》第四號，昭和五十三年十月）中「崔述和詩經」一節有介紹。那時對那書是否存在，並不清楚。關於崔述的《詩經》學，另有拙稿〈崔述の生涯と學績〉，《早大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》第三十六輯（平成元年十月）。

依此，該書的體例大概可以清楚。孫殿起的《販書偶記》說，這書有「拜經館刊」本。其次，《續修提要》舉出這書解釋詩句時，多次引用古樂府、宋玉的賦、唐人的詩，然後批評說：「如此之類，以詩證詩，別開一境，實不可少。」

從這解題可知，這書是增補明戴君恩的《讀風臆評》，那是引證後人的詩賦而更推進一步來解詩。在此，作為「原評」的《臆評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·詩類存目一》有如下的記載：

無卷數。江蘇巡撫採進本。明戴君恩撰。君恩字仲甫，長沙人。嘉靖癸丑進士，官巴縣知縣。是書取《詩經·國風》加以評語，又節錄朱《傳》於每篇之後，烏程閔齊伋以朱墨版印行之，纖巧佻仄，已漸開竟陵之門，其於經義，固了不相關也。

這書的特色是加批點、圈點，加評語。上面的解題，並沒有提到圈批的事。後來，在崔述的記述，首先提到圈批。還有「以朱墨板印行」，是表示圈批和評語是以朱墨刷印。這書〈自序〉的一部，清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有引用。《藏書志》中《臆評》的解題，全文引錄如左：

《讀風臆評》一卷 明萬曆閔氏刊本，王藹士藏書

前有萬曆戊午八月望、巴令荆南戴君恩忠甫〈自序〉云：「戊午蜀闈，予受事簾以外多暇。予性不耐暇，檢篋得《國風》半部，蔑舍紫陽，以臆評，以臆點，浣書冊而呈之直指吳公、攝泉閔公，爰進而語之曰：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昔子列子御風而行，非其身能御之，亦意御焉耳。意者臆也。吾且與子相御而遊乎十五國之間云。」是書取《國風》加之以評，又節錄朱《傳》於每篇之後。萬曆庚申烏程閔齊伋遇五校刊，並為後跋，以朱墨版印行。君恩，長沙人，嘉靖癸丑進士，官巴縣知縣，卷前有「王金銛印」、「湛廬藏書」兩印。王金銛，字藹士，號湛廬，仁和貢生，候選教諭，家湖墅，好藏古書。

在〈自序〉談到「蔑舍紫陽」，表示並不全根據朱注。當然也不採《傳》和《箋》。上述「以臆評，以臆點」，依「臆」來評，被認為有大的意味。所謂「以意逆志」是引《孟子》的句子，「意即臆也」的說法，是以他的自信作自由的詩解。

三、《讀風臆評》的詩解

周作人以前在友人家見到朱墨套印的《讀風臆評》，覺得大有興趣，因購入困難，錯失機會。在某個機緣，有人送了藏書給他，有陳繼揆（字舜百）的《讀風臆評》。周氏說：

好幾年前，在友人手頭，看見一部戴忠甫的《讀風臆評》。明萬曆時，閔氏朱墨印，心甚愛好，但求諸市場則書不多，價又頗貴，終未能獲取。日前有人送給我幾本舊書，其中有一函兩冊，題曰《讀風臆補》，陳舜百著，清光緒庚辰年刻，凡十五卷，乃即是全錄戴評而增補之者，書雖晚出而內容加多，是很可喜的事。

即周作人偶然得到《臆補》，那是增補他多年想見的《臆評》而成的書。在該文裏，他以這些條目，對《臆評》、《臆補》兩書的內容稍微作了介紹和批評。現在，想根據這個，來探討《臆評》詩解的一端。周作人首先有如下的說法：

《臆評》對於《國風》，只當文章去講，毫不談到訓詁。《臆補》亦是如此。（中略）戴君似很不滿意于朱注，評中常要帶說到。如《王風》「有兔爰爰」章下云：「有兔二語，正意已盡，卻從有生之初，翻出一段逼蹙無聊之語，何等筆力。注乃云：爲此詩者，猶及見西周之盛云云。令人噴飯。」

《臆評》以自由的詩解作爲目的，而不重視「訓詁」。《王風·兔爰》詩的第一章是：「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羅。我生之初，尙無爲，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，尙寐無吽。」《臆評》以爲這詩二句（冒頭二句）中，詩意已盡，以下句子造成「逼蹙無聊」之感，這種效果，「筆力」的精確受到稱贊。因此，朱子《集傳》所說「此人年青時當著盛世，現在是周之亂世，對往時生活的一種感嘆」，實「令人噴飯」而可唾棄。

其次，周氏舉《檜風·匪風》的《臆評》之說：

匪風二語，即唐詩所謂「繫得王孫歸意切，不關春草綠萋萋。」注乃云常時

風發而車偻，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，多少含蓄。注更補傷王室之陵遲，無端續脛添足，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殺，亦祖龍烈焰後一厄也。

《臆評》以為這詩是「思鄉」之人所作。因此，朱子「傷王室之陵遲」的說法，全是蛇足。還有朱子的詩解，把「詩人一段別趣」斷送了。戴氏又把這詩的主題，和唐溫庭筠〈楊柳枝〉「繫得王孫歸意切，不關春草綠萋萋」的詩句相比擬。

在這段文字之後，周作人說：「陳君對於朱注，不敢作如此聲口，蓋時為之也。」比起陳氏的《臆補》，戴氏的《臆評》對朱注更具有批判性。還有，接著周氏說：「二人多引後人句以說詩，手法相同，亦是此派之一特色。」同樣的例子，也見於《周南·卷耳》詩：

詩貴遠不貴近，貴淡不貴濃。唐人詩：「裊裊城邊柳，青青陌上桑，提籠妄采葉，昨夜夢漁陽。」亦猶〈卷耳〉四句意耳。試取以相較，遠近濃淡，孰當擅場。

戴氏這些評語是加在〈卷耳〉首章「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，嗟我懷人，實彼周行」之下。朱子從《序》，說這詩是：「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，故賦此詩」，說是后妃的道義高。戴氏寧可注意這詩詩句流麗之詩情，以為它具有「遠近濃淡」的情趣，在男女相思的詩中，一點也不比唐人的作品差。其次，關於《豳風·東山》詩，引用如下：

「有敦瓜苦」四句，老杜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，差堪伯仲。若王建「家人見月望我歸，正是道上思家時」，以視「鶴鳴于埭，婦歎于室」二語，更露愴父面孔。

這裏，《臆評》把〈東山〉第三章的「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，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」四句，和社甫〈羌村〉詩的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」相比，讚美其「差堪伯仲」，第三章的「鶴鳴于埭，婦歎于室」二句，比起唐王建的「家人見月望我歸，正是道上思家時」，更反映了素樸的人情。接著，關於《魏風·十畝之間》，《臆評》有引用，戴氏評這詩說：「讀此覺後人招隱詞為煩。」

最後，周作人談到《臆評》、《臆補》的價值，而結束這一篇文章：

戴、陳二君的書，卻仍有其價值，要讀《詩經》的人還當一看，蓋其談詩只以文學論，與經義了不相關，實為絕大特色，打破千餘年來的窠臼。中國古來的經書都是可以一讀的，就只怕的鑽進經義裏去，變成古人的應聲蟲，《臆評》之類乃正是對症的藥。

重要的是，他所看見的《臆評》是「其談詩，只以文學論，與經義了不相關」的書。順便一提，周作人這篇文章是作於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六）十一月十五日。

四、從鍾惺到方玉潤

戴君恩的《臆評》，《提要》以為「已開竟陵之門」，那是被作為竟陵派的先驅。但是，鍾惺的《詩經鍾評》，依我所見到的內閣文庫藏本，是明泰昌元年序刊，這是西元一六二〇年。另一方面，《臆評》是萬曆戊午（四十六年，一六一八）序刊。僅差兩年。在這之前，竟陵派已相當活躍，他們的代表作之一《古詩歸》刊行於萬曆四十五年。因此，戴氏的《臆評》，倒不如說是刺激竟陵派運動的作品，比說是「先驅」而在它的影響下要好一點。

關於《鍾評》成立的事情，拙論〈鍾伯敬《詩經鍾評》的周邊〉（《詩經研究》第六號，一九八一年六月）有詳細的說明。這裏，為了和《臆評》作對比，舉它的內容的一部分。

《周南·汝墳》詩例（有三章，省略第二章）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，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。
 魴魚鱗尾，王室如燬，雖則如燬，父母孔迺。

不用說，○印是圈點，、印是批點。兩者都是表示評者對這句子的共感（○印是比較強的共感）。在原典「魴魚鱗尾」的旁邊，加有「文字奧甚」四字。表現深刻的意思。在內閣文庫所藏本，主要的評語都是以頭評的形式加上去的。那有如下的話：

「調飢」楊用修作「朝飢」，謂「朝飢難忍」也。《楚辭》有朝飽語，反其意也。四字有深情，後人之閨怨詩不能出此四字。

評語重視此種「造句之妙」，同時，表示和《楚辭》、「閨怨詩」的關連。還有，本文並沒有加注，所以「與經義無關」。

其次，舉《豳風·東山》詩的第三章為例：

我徂東山，惓惓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鶴鳴于垤，婦歎于室。灑掃穹室，我征聿至。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。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。

評語如次：

「鶴鳴」、「婦歎」，何相關妙妙。此等語，惟漢魏樂府中間能有之。

先前所舉《臆評》相同的地方，戴氏以為這詩句和杜甫、王建詩的內容相關連，但鍾評促使我們注意此句和「漢魏樂府」有同類的表現。

鍾惺、戴君恩圈評的方式，清初的繼承者是姚際恆。他所作《詩經通論》卷前的〈詩經論旨〉末尾有如下的說法：

詩何必加圈評，得無類月峰、竟陵之見乎？曰：非也。予亦以明詩旨也。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；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。學者于此，可以思過半矣。且詩之爲用，與天地而無窮，三百篇固始祖也，苟能別出心眼，無妨標舉。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！爰是歎賞感激，不能自己；加以圈評，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。

姚氏將他和竟陵派一起舉名的孫月峰，是和鍾惺大概同時代的孫鑛。他有《評經》的著作。姚氏主張「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；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」，施加圈評是爲了要「明詩旨」，此種積極的意義可以看得出來。

清末的方玉潤，承襲姚際恆的方式作《詩經原始》，它的凡例，設有圈評一項，有如下的說法：

古經何待圈評？月峰、竟陵久已貽譏於世，然而奇文共欣賞，書生結習，固所難免，即古人精神，亦非借此不能出也。故不惜竭盡心力，悉為標出。既加眉評，復著旁批，更用圈點，以清眉目。豈飾觀乎？亦用以振讀者之精神，使與古人之精神合而為一焉耳。

姚氏、方玉潤都同樣地說到與月峰、竟陵相類似的事吧！雖然擔心用圈評會受到世人的批判、誤解，但是，沒有忘記，強調悟「詩旨」、和「古人精神」一体化是有益的事。重要的是，他們對於要保持《詩經》的詩的「道義性」，以片面的說法作為那是本來詩的趣味，而輕視詩表現力所說的「文學性」，感到不滿。方氏的話裏，首先用到「欣賞」一詞，方氏不僅和前人一樣地，把《詩經》的詩，和樂府和唐宋詩相對比，更把它和自己親自見到的各地民歌相對比。

五、《讀風偶識》的側面

崔述讀《詩經》是八、九歲的時候，那是透過《讀風臆評》。他受到的感動引錄如下：

余家舊藏有《讀風臆評》一冊，刻本甚楷而精，但有經文，不載傳註，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。余年八九歲時，見而悅之，會先大人有事，不暇授余書，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，雖不解其義，而頗愛其抑揚宛轉，若深有趣味者，久之，遂皆成誦。（《讀風偶識》卷一，〈序〉）

《提要》、《藏書志》、《臆評》都說「每篇之後節錄朱《傳》」，崔述則說「但有經文，不載傳注」。不管如何，崔述不靠注解，僅反覆涵詠本文。結果是「雖不甚解其義，而頗愛其抑揚宛轉，若深有趣味者」。那時，戴氏所施加的圈點、批點、評語，在開發詩的「趣味」上，不用說是大有幫助的。所謂朱墨二色印刷這點，可以說是帶有親切的幫助。

接著，崔述又有如下的話：

至十歲後，始閱朱子《詩傳》，亦不知何為詩柄。又數年後，始見《詩序》，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。以故余於《國風》，惟知體會經文，即詞以求其意，如讀唐宋人詩然者，了然絕無新舊漢、宋之念存於胸中，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，不合者則違之。(同上)

依《考信附錄》卷一少年期的讀書回顧，崔家的讀書法可說是：「讀經文而連註讀之，則經文之義為註所間隔而章法不明，脈絡次第多忽而不之覺，故必令別讀也。」這點，在《臆評》的自序，戴氏提到他「蔑舍紫陽，以臆評，以臆點」，引孟子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」作為一種軌範。還有，這裏說到「惟知體會經文，即詞以求其意，如讀唐宋人詩然者」，此點開了方玉潤所說的「欣賞奇文」的文藝批評的鑑賞態度。那顯著的例子是《偶識》卷三〈鄭風淫詩肯定論〉。他替以《鄭風》有淫詩的朱子作了如下的辯護：

〈同車〉、〈扶蘇〉、〈狡童〉、〈褰裳〉、〈蔓草〉、〈溱洧〉之屬，明明男女媾洽之詞，豈得復別為說以曲解之！若不問其詞，不問其意，而但橫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，其於說詩豈有當哉！

崔述在《偶識》裏，多用「細玩其詞」的句子，在此他捨去先入之觀點，專就經文，「問其意，問其詞」。還有，在這一段，上述〈同車〉以下的詩是「男女相悅之詞」，又說「如楚人之〈高唐〉、〈神女〉，唐人之〈無題〉、〈香奩〉者」。又進一步說：「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，而託之於男女之際，如後世之『冉冉孤生竹』、『上山採蘼蕪』、『君嫌鄰女醜』之類，蓋亦有之。」

卷四〈豳風補說〉之末載有〈東山詩解〉一篇，由詩旨的理解和詩解的手法是應該注意的。

崔述首先否定此詩與周公有關的通說，而有如下的說法：

按此詩詞意明甚，不知向來何以解為大夫美周公，與周公勞歸士也。

他認為「〈東山〉一詩敝室家離合之情沈摯真切，最足感人；而絕無怨尤之意，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」。是歸鄉旅人和家鄉之人相會時說再相會的喜悅。在第二章後

有如下的說明：

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，暗含「三年」二字在內，首章所謂「我心西悲」者也。家中蕭條如此，何以爲情？不如是，不見歸後之樂也。前兩章純用反跌，文勢極佳。以「伊可懷」結之，神氣直注末章「其舊如之何」句。

在這一詩以論及句子的照應和文勢的所在，爲主要的著眼點。關於第三章有如下的文字：

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，「婦嘆于室」、「我征聿至」，兩兩相對。然使作別即歸，亦屬常事，無足異者，故復借「瓜」點出「三年」二字，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。

第四章說明的一部分，引用如次：

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，然此樂最難寫，故借新婚以形容之。「綰」也而「親結」之，「儀」也而「九十」之，凡是極力寫新婚之美者，皆非爲新婚言之也，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。新者猶且如此，況於其舊者乎！一句點破，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，真善於行文者。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，最耐學者思索玩味，工於爲文者也。

將全詩作了如下的總評：

「我征聿至」、「于今三年」兩句，乃一篇之關目。篇首「惓惓不歸」一語，次章「果臝」、「伊威」六句，皆暗含「三年」字在內。「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」，是撇筆，即補筆也。至第三章，始借見瓜點出「三年」二字，非瓜也，其人也。言語之妙可想。

很明顯地，像〈東山詩解〉一篇，其手法和鍾惺一派非常類似。他在〈書陳履和東山詩解後〉（《無聞集》卷一所收）舉「讀詩之法」三條：(1)求其義；(2)考其事；(3)

玩其文。這種詩解，不取一切的舊注、舊解，而從虛心探究詩意開始。而且，在那種情況下，從「詞學」的立場對「言語之妙」特別加以欣賞。郭紹虞的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下卷第三篇第五章〈明末之文學批評〉，有如下的話：

明人於文，確是專攻。任何書籍，都用文學眼光讀之。所以以唐詩的手法讀《詩經》，而詩之味趣更長。以《史》、《漢》的筆路讀《尚書》，而書之文法愈出。

在崔述的《讀風偶識》裏，本人是否自覺，沒有關係。這種「明人」的風氣是很明顯地存在的。《讀風臆評》的戴君恩說「意者臆也」，且說到「以臆評，以臆點」。崔述也說：「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雖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」

大膽地導入自己的主觀、感性，而不避諱主情主義的詩解，是兩者共有的。在崔述的《詩經》學裏，這一側面就是啓發我們的原因。

〔附記〕

關於戴氏的《臆評》，清人毛先舒的《詩辯抵》卷一「經」條，引用了〈葛覃〉、〈采蘋〉、〈行露〉、〈燕燕〉、〈泉水〉、〈天保〉六篇的評語。又近人朱自清氏的《詩名著箋》（《朱自清文學專集》之二《古詩歌箋釋》所收），引用了同書〈關雎〉、〈卷耳〉、〈柏舟〉、〈碩人〉、〈氓〉、〈黍離〉、〈綢繆〉、〈蒹葭〉、〈鴟鴞〉、〈東山〉等十篇的評語。但這次介紹和《臆補》相關連的，僅限於周氏所引用的為優先。

——原載《中國哲學》（北海道中國哲學會），第二一號
（平成四年十月），頁 1-19。